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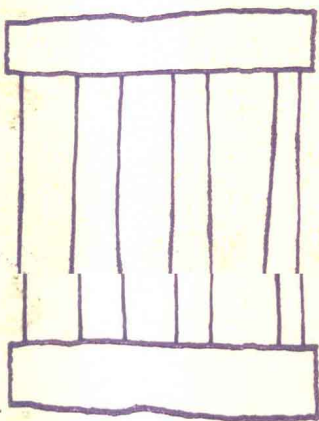
943432

勾栏女艾丽莎

〔法〕埃德蒙·龚古尔

I565.44
54342

“等我死了，要六个法郎买口棺材……
我不愿让别人为我凑钱……
喏，妈妈，
我只需要这么多，
其余的钱，我都会给你寄去的”。



.44
2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943432

勾栏女艾丽莎

I565.44

54342 [法] 埃德蒙·龚古尔

董纯译

Z 565.44

54342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Edmond de Goncourt

LA FILLE ELISA

Série "Fins de siècle"

Union générale d'Éditions

勾栏女艾丽莎

Goulannu Ailisha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 78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1}{4}$ 插页2

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760

ISBN 7-5016-0117-8/I·117 定价 1.80 元

序 言

十三年前，我们兄弟俩曾经在《热曼妮·拉瑟顿》的卷首这样写道：

“今天，小说在发展，在成长，开始变成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既严肃又生动感人的重要形式。它通过分析和心理探索，演化为一部当代伦理史。今天，既然小说以科学研究和科学的职责为己任，那么它就有权要求应有的自由和坦率。”

而今到了一八七七年，为了这部同样是以求知和悲天悯人之心写成的新作，我独持旧见，也许是此生最后一次来大声呼吁这种自由与坦率。

写这本书，作者自认为是严肃真挚的。尽管题材棘手，书中每一章节在读者心中引起的，不外乎一种凄楚的沉思。诚然，有时我无法不采用医生、学者、历史学家的口吻，但若允许其他人在《研究》的封面下，或以其它任何堂皇的标题去谈这些事，却对严肃的现代小说新流派横加干涉，禁止我们思考、分析和描写一切，那岂不是天大的不公！今天，确实不能再把这种体裁说成是小姐们乘火车时的消遣品了。依笔者拙见，从本世纪以来，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为成年人写作的权利。若非如此，我们还不得不忍痛求助于异

国报刊，或者仍要象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那样，在共和鼎盛的今天，去找荷兰出版商。

现时的小说，充斥着关于地下卖淫的绘形绘色的描写，只因使用附庸风雅、乃至玩世不恭的笔调，却得以免受责罚。书摊上满是《茶花女》、《轻佻妇》，和违犯风化警察规定的暗娼卖春，而对“非地下”卖淫进行严肃的专题论述，则要甘冒风险。诸君注意！照此，岂不是败坏道德的行为要价越低，写它的作者就越不道德？这种见地，吾辈实难苟同！

卖淫与妓女毕竟只是一个情节，本书关注的倒是结局：监狱与女囚。

在此，笔者毫不讳言他曾经企图通过为小说辩护来触动问题，引起公众的思索。是的，这种强制人保持沉默的处罚，这种使惩戒法臻于完善的措施（所幸欧罗巴未敢借鉴鞭笞裸肩妇女的手段），这种冷酷的折磨，这种虚伪的治罪，超越了法官的判决，使被判有期徒刑的女犯永远失去理智。这种制度绝非法兰西所固有，而是属于美国，名曰“奥本”体系。本人曾愤然对之笔伐。正是靠了斗争，吾国上个世纪才从刑法中除去了体罚。无庸讳言，作者的意图，在于引起人们的好奇心，去读读关于“监狱精神病”的案例研究^①，统计一下今天关在克莱蒙、蒙彼利埃、卡迪亚克、

① 见勒吕和巴亚热两位医生于一八四五年发表在《监狱视察》第二卷的报告。另外，莫里斯·布洛克撰写的《政治词典》中列出了美国监狱的精神病案例。

杜朗、雷恩和奥贝里沃等地监狱里的痴愚者有多少，以期最后对通过强制性沉默进行道德教育的美妙幻想做出诊断。愿本书终能以艺术拨动立法者的心弦。

一八七六年十二月

目 次

序言.....1

勾栏女艾丽莎.....1

龚古尔兄弟——自然主义的奠基者(董纯).....119

勾栏女艾丽莎

这个女人会被判处死刑吗？

十二月的一天，黄昏降临了。暮霭沉沉，大理院的正厅渐渐浸入阴森的黑夜。人们忘却了时间的推移，那座已经看不见了挂钟突然鸣响。从一群身着红袍，面庞轮廓模糊不清的法官中间，庭长张开他那牙齿脱落犹如黑洞般的瘪嘴，照例进行了一番不偏不倚的归纳总结。

一休庭，陪审团退入审议室，听众就涌进正厅，挤到罪证陈列桌周围，在两名背着皮制武装带的保安警察之间踱动。他们摸摸茜红色呢裤，解开血迹斑斑的衬衣，一个个试着把刀子捅进变得硬邦邦的内衣窟窿里。

听审者一片混乱。三五成群的见习生的深色服装，益发衬托出妇女们身上鲜亮的长裙。大厅深处，穿红袍的代理检察长与着黑袍的被告辩护律师挽着臂，双双踱步。书记官不在位上，坐在那儿的是一个警察。

然而，混乱尽管混乱，杂沓之中却并无噪声，可以说简直无人开口，整个休庭期间都寓动于静，始终为一种奇异得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岑寂笼罩着。

众人都在沉思，妇女们眼睑下垂，目光无神。看热闹的顽童一反好动的常态，手扶木槛发愣。冷角里一名保安

警察将高高的筒帽搁在面前的栅栏上，用满是粉刺的额头蹭着硬梆梆的帽舌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适才低声交谈着的听众，倏然语塞……人人都在纷乱的思绪中揣摸那女人杀死陆军士兵的悲剧之谜，反复自问：

“这个女人会被判处死刑吗？”

黑暗越浓重，气氛越沉静。死刑空悬在一个人的头顶上，使尚能苟活的一群同类犹如触电，激动中又生出几分好奇的杂念，未免有些残忍。

时间缓缓流逝，人们越等越心焦。

法院的深墙内不时传来砰砰的关门声，冲破死寂的氛围，引人朝被告进来时必经的小门望去，片刻间把目光停在犯妇扣于松软系带一端的小帽子上。

然后，这群男男女女又木然呆坐。

由于审议延续和判决迟迟没有作出的不祥之兆，人们渐渐想象到了断头台的木支架，刽子手，斩首的恐怖场面，甚至那只糠篮，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头颅，那个女人的头颅，此刻她还活着，就在隔壁那间屋子里。

陪审团的磋商持续了很久，很久，很久。

寒夜将至，淡青色的天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昏暗的大厅里。

暮色中，一个罗圈腿的法庭杂役象个老魔鬼般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把那一堆沾满褐色血斑的内衣捆扎起来，贴上检查署的标签。

人曰：万有灵隐，皆有显露之时。这大堂，听众席和细

木护壁板刚刚修葺一新，还不曾听见宣布死刑。它们凝聚着木工的令人生疑的劳作，回荡着预示祸患的声响^①，在黄昏的阴影里似乎被一种夜来的生机所激动，为自己初露头角就开杀戒而惴惴不安。

突然，摇铃了。一名宪兵上尉立刻站到由他把守的小门前，等候女犯从那儿押上来。法官们迅速就座，陪审员迅速离开磋商之地，一个个沿小扶梯拾级而下，鱼贯进入正厅。人们端来几盏罩灯，法庭的桌面、案卷和法典上于是摇曳起淡淡的红光。

全场屏息静听。

陪审员一一就座。他们穿着礼服，仪态威严，若有所思，大有伸张正义之势。

这时，陪审团主席，一位白髯老翁，从头排站起身来，打开一张折叠着的纸，喉咙似乎被话语哽住，骤然变得嘶哑，痛苦地失声念道：

“当着上帝和众人，我凭着自己的荣誉和良心宣布：全部议案均以多数通过。”

“死刑！死刑！死刑！”

每个人的嘴都这样低声说，逐渐成为一片惊恐的窃窃私语，仿佛悠远无尽的回响，久久地在大厅尽头震荡。

“死刑！死刑！死刑！”这“无减刑情状”的致命判决使全场惊呆了。一听到那并非他们期待的令人畏惧的结果，大家

^① 据法国民俗称，木头亦有一种奇特的生命，砍伐之举会召致灾祸。

都不寒而栗，就连毫不容情的执法者也受了感染。

.....

在悲剧演化过程中的短短一刻，人心的骚动迫使时光暂驻。其间，在大厅吊灯的微光里，可以瞥见一些游移不定的下意识举动。无意之中，有人伸手去扣上衣，掩上怦怦直跳的心口。

.....

最后，终于下令将被告押入。一些人站到长凳上去，急于看清楚死囚在听到宣判时是怎样痛苦失态。

艾丽莎姑娘一个箭步跨进小门，以讯问的目光在众人的眼里搜寻，想立刻知道自己的命运。

人们垂下眼睛，或者转过头去，不愿透露任何信息。不少原先站到长凳上去的人又坐了下来。

被告落座，身子不停地在宽大的长凳上摇晃。她的面孔没有暴露她的心境，双臂背在身后，仿佛已束手就缚。

书记员向被告宣读了陪审团的判决以后，庭长请代理检察长表态，后者要求严格执法。

庭长于是问被告对判决是否持有异议，语气已经使人感觉不到一个老法官的刻薄和嘲讽。

女囚起而复坐。她口干舌燥，一阵心酸，鼻内发出啜嗽之声。她仍旧在蠕动，双手依然又在背后，看上去对这一切不甚了了。

法官们起立，交头接耳了几秒钟，个个频频点头。接着，庭长翻开面前的法典，沉闷地念道：

“凡判死刑者，俱以斩首。”

一听到“斩首”二字，女犯猛地倾身向前，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欲语又塞，痉挛的手指揉着女帽……忽地又将那揉烂的帽子盖到脸上，胡乱擦着涕泪……她一语未发，又跌回长凳上，不由自主地用两手揪住脖子，似乎竭力要在两肩之间保住一颗摇摇欲坠的头颅。

上 卷

一

那女子，那被判死刑的娼妓，是夏贝尔镇上一个接生婆的女儿。童年时期，她是在母亲那行当的层层秘密的裸露中成长的。她久病卧床，躺在一个与“窥镜间”，即她母亲的诊室毗邻的黑屋子里，听人在那儿倾吐私情。所有的泣诉，所有的暴露，都传进了她的小耳朵。巴黎男女私通的秘密和耻辱，全袒在她的床旁，乃至她的摇篮里。从淫声浪语中，无知的幼女获悉了生殖的细节，失去了天真，不再相信母亲挂的招牌上所说的婴儿生于玫瑰花下的神话了。更深夜静时分，她独自在病榻上，百无聊赖，想入非非，遂窃听桑巾之耻，钻穴之悲，情欲之异，乃至性病诊察之详情；夜夜耳濡污秽的宣泄，目击卖淫嫖娼的令人作呕的暗疾。

二

在母亲家，小艾丽莎的生活简直糟透了。母亲吃力地“拉扯孩子”，每天爬五十层楼，日里夜里，不论天气怎样都得出诊。通宵苦熬，睡眠不足，在没有炉火的陋室里看

护病人。过度操劳的生涯使接生婆疲惫不堪，心绪恶劣。跟那些象是在地狱里干活的苦力一样，她动辄大发雷霆。而且，为了恢复接生耗去的体力，这位贱民的女儿暴食狂饮，火气一上来就会给人几耳光。她看了大都会底层特有的贫困景象，归来心中酸楚而又忿懑，也禁不住要发泄郁结在胸中的怒气。

“真的！孩子们，”接生婆似暴风般冲进家门嚷道，“那房子真是用破板条当墙壁，泥土踩实了作地板……上面铺一层木屑，象棺材底，周围钉四块木板，就成了夫妻遮羞，不让孩子看见的厢房……想想看，七个娃娃躺在两块破草垫上，三个头朝外，三个头朝里。头朝外的娃娃脚后还有一个装新生儿的篮子，连小腿儿都伸不直……屋里什么也没有……一张弯腿桌上放着一把梳子，一个酒瓶，一块吃剩的面包，桌子后面有只老鼠，大得象猫，不时爬上来叨面包碎块。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直扑腾！就在圣拉萨尔园圃那边的木棚里。你们知道，那儿拆了好多旧房……忽然，来了一只调皮的贼猴儿，喏，就是隔壁萨瓦小鬼养来挣钱的那只该死的畜生……这该死的畜生哼哼唧唧，使出它浑身的本领，学我那个产妇阵痛发作时候的样子……最后，竟从墙缝里朝那几个孩子撒了一泡尿……你们说要给婴儿衣服穿，想的倒美！我拿出手帕给他包上，那就是衣服……要给婴儿洗身子，我从草垫子的破窟窿里掏出一把稻草点着才温了一点儿水。”

艾丽莎的母亲发火往往另有原因。为济贫所接生一次